

勒内·夏尔和他的诗

马秀兰

在当代法国优秀的诗人中，勒内·夏尔是公认的诗坛泰斗。从1928年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他的诗被当成一种标志，曾深深地影响了战后五、六十年代的新一代法国诗人。时至今日，夏尔的影响仍有增无减。他为丰富法兰西诗歌艺术作出了划时代的重大贡献。加缪^①说他的诗是自兰波^②的《灵光篇》以来最令人惊叹的诗篇。早在1946年，法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乔治·穆南和著名小说家、评论家莫里斯·布朗舒就分别写了《你读过夏尔吗？》和《勒内·夏尔》，把这位杰出的诗人推荐给广大读者。包括毕加索和达利等人在内的不少绘画大师都曾经为他的诗挥毫配画。1983年，他的全部著作被收入法国权威的《七星诗社》丛书，从而使他成为第一位在世时就获此殊荣的诗人。这一全集首版后很快即被抢购一空。

勒内·夏尔生于1907年6月14日。他的家乡是法国南方沃克吕兹省的省会。清澈的沃克吕兹湖水滋润着这块土地，秀丽的索尔格河从这里开始它漫长的行程。在这个自然环境优美宜人的小城镇里，夏尔度过了他的童年。他的父亲经营石膏生意，也是当地的镇长。夏尔11岁丧父，家庭随之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在阿维尼翁寄宿学校读过中学后，他曾赴突尼斯，后

就读于马赛商学院，学业结束后做过商行职员，也曾在酒吧及富商家推销过威士忌等饮料。在这几年期间里，他大量阅读了普卢塔克^③、维永^④、拉辛^⑤、维尼^⑥、奈瓦尔^⑦、波德莱尔^⑧、以及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20岁时，夏尔开始服兵役，在炮兵部队当二等兵，一年半后期满退役，接着便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1928年，他的第一部诗集《心上的钟铃》由巴黎《红与黑》出版社出版，收集了他1922年至1926年的诗作。

当夏尔步入文学圈子的时候，正值超现实主义运动在法国兴起，《超现实主义第一宣言》刚刚发表，超现实主义者的刊物《超现实主义革命》出了创刊号，该运动倡导人勃勒东所写的小说《娜佳》，做为超现实主义的重要著作，也刚好问世。年青的夏尔接触到这一文艺思潮并且受到影响。1929年，他在巴黎会见了勃勒东以及其他一些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克勒韦尔、阿拉贡等人，随之便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投身于超现实主义运动。他的首部重要诗集《无主榔头》正是由超现实主义出版社出版的。诗集的名称告诉我们，其中的一些作品是遵循了超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用所谓不受理智支配的自动记录法写出来的，如同一把无人操纵的锤子在

那里自动地挥舞，表现了诗人在睡眠状态下的奇思异想，因而也显得抽象晦涩。如：

只因那阳光不在树背后巡游，
却如开屏的孔雀洒在了墙头。
——《剪树枝工人的分音符》⑩

分音符是法语中使用的一个符号，形状为两个点，加在某些元音字母上面，使其与前面的元音分开发音。而树枝剪修工的分音符又指的是什么呢？这正如一幅超现实主义图画，构思奇特但却荒诞不经，但同时又给人以想象的余地，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逻辑把画面上互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到一起。

与此同时，超现实主义者“改造世界”、“改变生活”的理想，也反映在夏尔的诗里。如：

你急于写作，
好似你落后于生活，
如果这能令你诗泉不断，
加速吧，加速传播
你那美妙的仁慈的反叛，
你确实落后于生活。
生活无法表达，
生活难以捉摸，
然而归根结底它是你唯一的选择，
你只愿与它结合。

——《共同存在》

这里的“你”不管指的是“你们”还是“我”或者“我们”，都是要用笔传播美，以达到超越生活改变现实的理想，表达了诗人要用行动来改变世界的愿望。

在这个时期，他还与勃勒东、艾吕雅共同署名出版了诗集《前面修路，减速缓行》。

夏尔之所以参加超现实主义运动，是

因为他的反叛精神在怀疑传统文化、道德、寻求新理想的超现实主义者中间找到共鸣。但是，对于勃勒东过分强调潜意识，否定大脑的作用，认为“只有任其自流而无预定目的的语言才能表达真实思想”的观点与创作原则，夏尔从来没有完全赞同过，这是导致他1935年以后与超现实主义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人们注意到，夏尔是在超现实主义的兴盛时期加入其行列，在它开始衰落时离去的。1938年他曾经在一封信里对一些学习作诗的青年说：“对超现实主义一定要当心，它曾经是极好的，但现在已经陈旧了。”

尽管夏尔的这段超现实主义经历并不很长，尽管他从未居于这一运动的核心地位，但这毕竟给他的创作留下了难以抹掉的痕迹。他的下述名句就给人以催眠状态下的想象：

蟋蟀在歌唱，
孤独的它
怎知大地不会消亡？
又怎知我们——失去光明的孩子
就要把话讲？

——《敬意与饥饿》

他的一些作品使人感到晦涩难懂也与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随后，夏尔逐步放弃了纯美学的追求，开始了对人的描写与歌颂。促使他实现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他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和抵抗运动的战斗生活。

1931年，夏尔积极参加了反对极右集团、声援西班牙革命的活动。1934年2月，巴黎发生了法西斯分子骚乱，三天后，他参加了反击这一右派闹事的示威游行。同年7月，奥地利首相多尔福斯被纳粹分子谋杀后，夏尔在《超现实主义参

预》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诗文，明确表达了诗人的愤慨。

1939年法国对德宣战后，夏尔应征入伍。面对德国法西斯的强大攻势，法军节节败退，进而全面崩溃。夏尔清醒地意识到，在这样的军队里，纵然有为国献身的决心，做一个普通士兵，他也是无能为力的。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在他回到家乡后，竟受到维希政府的通缉，罪名是他参与了和超现实主义有关的政治活动。幸亏朋友们的帮助，他才躲过搜捕，免遭厄运。意味深长的是，那时候，超现实主义运动已经走向低潮。1941年，夏尔在马赛又见到了勃勒东等人，这些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中坚分子正在等候领取去美国的签证。夏尔与他们名符其实地分道扬镳了。对于夏尔的这一段超现实主义经历，他在1947年给勃勒东的信里作了回顾，也等于是做了一个总结。他写道：“我不能把一件东西爱上两次，我主张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寻求不同的物质。”诗人的话再明白不过了。他不留恋陈旧的过去，而是朝着未来勇敢地探索。夏尔这种坚毅果断、乐观奋进的精神令人敬佩，也使人想起他在《群岛之声》里的一首诗：

“那无法挽留的，
既然应当抛弃，
它已成为另一个，
快快把它忘记，
不管你是情愿，
还是并不乐意。

超现实主义是青年夏尔在追求与探索的途中所发现的美好的新东西，在超现实主义已经过时，诗人不能再走回去重新把它拾起来，因为他有自己的新的追求。夏尔正是没有封闭自己的诗歌领域，而是把它

拓展到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里。他带着对祖国的满腔热爱，怀着反法西斯的坚定信念，离开家乡到下阿尔卑斯地区参加了抵抗运动并担任游击队长。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激战场景，那一颗颗抵抗战士的火热的心，那一个个为国捐躯的烈士英灵，都在诗人的心灵里撞击起翻滚不息的浪花，赋予他创作灵感，成为他的创作源泉，他将不仅用笔，而且是用心用血去谱写新的诗篇。

热情奔放的诗人在战斗中成了一名无畏的斗士。夏尔化名亚历山大，经常身负秘密使命，骑着自行车长途跋涉。他机智勇敢临危不惧。有一次，他提着满装炸药和雷管的手提包去执行谋杀任务。途中，他乘坐的卡车突然被德军截住，眼看他的手提包就要受到检查。在这危险关头，诗人做出了牺牲的准备。可能正是凭着这异乎寻常的沉着与镇定，他竟奇迹般地脱险了！在负责接收空降物资的时候，从选择飞机在黑夜里的空投场地，到组织人力，筹措运输工具，寻找可靠的藏匿地点，直至把物品分发出去，夏尔不分日夜地操劳着。在他的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下，五十多次接收空投物资，没有一件东西落入敌人手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作为游击队的领导者，诗人夏尔决策果断，行动迅速，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他经常用风趣幽默的谈话鼓舞士气，也用和蔼可亲的态度温暖了战士们的心。他真诚友好地对待每一个人。他所领导的抵抗战士们不觉得他是一个上级，而感到他是自己的朋友。他们信任他，爱他，敬重他，也感激他对自己热诚的关怀。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他的高尚精神的影响。夏尔高尚的精神品德一向被大家所称道。人们说他的一生不仅奉献

给了诗，也奉献给了他所捍卫的高尚的道德价值观念。

“作家的生平、经历也是他的一部作品。”一位著名学者这样说过。夏尔这段抵抗运动的经历不就是他亲手谱写出的壮丽诗篇吗？

在战斗中，夏尔受过伤，也亲眼目睹了抵抗战士和他的诗人朋友倒在法西斯匪徒的枪弹下，他深切地体验到了痛苦、愤怒、友爱、向往……战争和抵抗运动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夏尔，也完全改变了他的诗歌创作。对于这一点，一位法国作家做过生动的描绘：“唠叨的尺蠖变成一只谜一般的蝴蝶，它轻轻地展开点缀着斑点的双翅，那每一个斑点都是一幅奇特的景象。”夏尔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许普诺斯之页》，既是一部诗集，又是诗人的战斗手记。那是在激战间隙，夜深人静之时，诗人伏在昏暗的烛光下一首一首地吟出，又写进随身携带的诗册里去的。它们记录了诗人思想上所经历的深刻变化：

诗人莫把圣言的同温层长久留恋，
浸泡进刚撒下的泪水，
循着自己的轨道向着前面。

诗人以战斗的诗篇在鼓舞人们的斗志，召唤美好的未来，他告诉人们：只要去追求就能驱走痛苦与黑暗，迎来幸福灿烂的明天：

艰难的未来，艰难的未来，
玫瑰花丛中的舞会。
最纯的收获播于不在的田间，
她们拒绝赐予只受恩于春天。
光明被驱出我们的双眼，
她深藏在我们的骨髓里面，

我们又来紧紧把她追趕，
为了重新给她戴上那顶皇冠。

“夏尔的诗总在实践着一种行动，正因为如此它才感动了我们，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有了自己的地位。”评论家们所说的“行动”，读者在这里看到了。读者看到了一个骁勇的战士，他在为了明天那玫瑰花丛中的舞会而不畏艰难地追逐着光明。如果说夏尔的这些诗大部分是属于过去的，那只能是说它们是写于过去，它们就像开不败的花朵一样永不枯萎，直到今天还在我们身边散发着清香。

在《许普诺斯之页》结束的时候，我们听到诗人发出一声悲愤的呼喊：

昏昏乾坤沉沉黑夜。
美不占据一席地位，
广阔天地都属于美。

这是诗人对丑恶、野蛮和黑暗的无情鞭挞，也是对美的殷切召唤。这个美，就是诗人内心的憧憬与希望。

对美的企盼与热爱之情一向洋溢在夏尔的诗间：

美啊！
心里的那些话再一次对你讲，
虽然你伤痕累累又被粪土弄脏，
你永远是我的情人，
我永远把你向往
——《巴兰德拉纳之歌》

可以说，正是对美的向往与追求才促使夏尔投身到火热的抵抗运动中去。在当时的法兰西，天空布满乌云，大地失去了光明，而抵抗运动则成了一方圣土，只有在那里人们才能看到希望，才能找到真正的美。

战后，夏尔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自己的家乡。就在那里，法国现任总统密特朗于1987年会见了他。这不仅是总统和诗人的会见，也是两个抵抗战士的重逢。直至1988年逝世前，夏尔一直笔耕不息，发表了大量诗作，如《愤怒与神秘》、《晨起者》、《寻找基点与顶峰》等。不论在夏尔哪个时期的作品里，对大自然的赞颂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自然风光对于诗歌的孕育是不可缺少的。曾经使彼得拉克^⑩留恋，令斯居代里^⑪陶醉的沃克吕兹的清幽风光给了夏尔以丰富的想象和永不枯竭的创作灵感。太阳、星、月、山、河、树、麦穗、小鸟、蟋蟀等一些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事物都常出现在他的诗里，受到他讴歌，被他用作形象的比喻。同时，从夏尔的诗里也总是流露出他对故土、对家乡亲人的无限深情。正因为他的诗描绘了自然风光、田园景色以及在那里生活、劳作的人——不管是孩子或是妇女，不管是农夫还是渔人——所以有的人把夏尔称作为田园诗人。所有这些，从他对流经家乡的索尔格河的热情歌唱，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河流这么快就离开了，不停歇地，
没有伴侣，
把你的热情的面孔给我的故乡的那些孩子。

河流，在那闪电终止而我的家开始的地方，
把我理智的砾石推滚到遗忘的途程上。

河流，在你的土地上是战栗，太阳，焦虑。

让每一个穷人在他的夜晚里从你的
收获中烘烤面包。
河流常常受到惩罚，河流被遗弃了。

河流属于处在胼胝状况下的学徒们，
没有风，——它不会屈从于你的犁沟的脊岭。

河流，空虚的心灵的、褴褛的和怀疑的河流，
自行宽解的古老不幸的河流，小榆树的、怜悯的河流。

古怪的河流，狂热的河流，琢石者的河流，
松开它的犁而与说谎者为伍的太阳的河流。

比自己更好的河流，刚诞生的雾的河流，
使恐慌在它的罩子四周消融的灯的河流。

牵挂着梦的河流，使铁生锈的河流，
那儿有星星的影子（它们拒绝把它给予大海）的河流。

转移了权力的河流，进入河口的尖叫的河流，
咬啮葡萄树和宣告新酒的飓风的河流。

具有一颗决不被这疯狂的监狱世界摧毁的心的河流，

使我们对天边的群峰保持狂热和友善的河流。⑩

吟着这些诗句，使人感到一股清新的田园之风迎面扑来，我们仿佛看到河水从面前缓缓流过，仿佛听到诗人在对这条看着自己长大的母亲河倾诉无限的眷恋之情。在诗人的笔端，索尔格河既威武壮观又亲切慈祥，诗人敬佩这条母亲河，因为她具有一颗永远不会被摧毁的心；他也钟爱这条母亲河，因为她把一张热情的脸送给了孩子，她把丰收的果实奉献给贫困者，她对自己的儿女总是无私地给予着。

正像哺育了他的索尔格河一样，夏尔本人也有着宽广的胸怀，也乐于无私地给予。在反法西斯战斗中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说明了这一点，他对年青诗人的热情提携也显示出这一点。他不仅仅帮助他们修改作品，而且向他们指出正确的创作方法，使他们少走弯路。他关切地向他们提出忠告：“一定要避免使用那些抽象空洞的字”。“我不希望你们模仿别人，特别是我”。“要完完全全地是你们自己”。在大诗人的热诚关怀和帮助下，青年诗人们不断成长起来。

在和平的环境中，夏尔仍如以往一样是一位战士。1965年，他公开发表诗文抗议在法国南方的普罗旺斯省设立火箭发射基地，次年，他参加了反对在法国南部的阿尔比翁修建弹道导弹基地的斗争。1969年，在玻利维亚参加游击战斗的法国革命作家雷吉斯·德布雷被捕后，夏尔在要求释放他的集体呼吁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诗人夏尔永远站在正义这一边。

勒内·夏尔是深受法国人民钟爱的诗

人。在法国有一个剧团专门把他的诗配上伴奏音乐到各地巡回朗诵演出，可见他的作品是何等深入人心。一年前这个剧团在香港演出后还应邀来北京举行了夏尔诗歌朗诵会。夏尔的诗除了被配乐诵读外，甚至还被谱曲演唱。从1948年起，法国著名作曲家皮埃尔·布雷就开始为夏尔的诗谱曲，然后由歌唱家演唱，使他的诗更为广泛地传播，更加受人喜爱。

夏尔的诗也享誉世界诗坛，从30年代至今已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二十余种语言，夏尔的读者遍布世界各国。

夏尔还写过诗剧并被搬上了舞台和银幕。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想起夏尔的一句诗：

天空属于人，而人无疑只属于他自己。

读着这句诗，夏尔的形象在我的眼前变得更加清晰了：天空是属于他的，他确是有着如此宽阔的视野，如此博大的胸怀；他自己也是属于他的，他确实在曲折的经历中始终把握着自己的命运，而成为受到法国及世界人民欢迎的诗人。他使人想到：只有拥有天空的人才能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法国文学评论家在盛赞夏尔的诗作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夏尔的作品不但有燃烧得像火一样的核心，而且还有闪烁着光彩的多侧面。这不就是说，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夏尔的诗都是耐人寻味的吗？

夏尔本人就是一首优美的诗。

注释:

① 加缪 (1913—1960)，法国小说家、戏剧家、文学评论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② 兰波 (1854—1891)，法国资征派诗人代表之一，《灵光篇》是他最后的作品。

③ 普卢塔克 (46?—125?)，希腊传记家、伦理学家、哲学家。

④ 维永 (1431?—1463以后)，法国诗人。

⑤ 拉辛 (1639—1699)，法国悲剧诗人。

⑥ 维尼 (1797—1863)，法国诗人。

⑦ 奈瓦尔 (1808—1855)，法国诗人、散文家。

⑧ 波德莱尔 (1821—1867)，法国资征派诗歌的先驱，著名诗集《恶之华》的作者。

⑨ 本诗引自《夏尔全集》(《*Oeuvres Complètes*》)，巴黎伽利马出版社1983年出版。本文所选夏尔诗均出自此全集，译文系笔者所译。

⑩ 彼特拉克 (1304—1374)，意大利诗人，曾多年旅居法国南方。

⑪ 斯居代理 (1607—1701)，法国女小说家，当时沙龙文学的代表作家。

⑫ 罗洛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法国现代诗选》。

⑬ 夏尔的诗已被译为英、德、阿拉

伯、保加利亚、丹麦、西班牙、匈牙利、意大利、日本、荷兰、波兰、罗马尼亚、俄、瑞典、捷克、土耳其、南斯拉夫及汉语等20余种语言。最早的译本是30年代的英译本。英、德译本都各有十几种。

主要参考书目：

1. René Char: *Oeuvres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1983)
2. Veley, Serge: *René char, qui êtes-vous?*
(Lyon La Manufacture, 1987)
3. J. Rousselot: *Poési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Paris Larousse, 1968)
4. A. Bourin, J. Rousselot: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Paris Larousse, 1966)
5. Ph. Van Tieghem: *Dictionnaire des littératures*
(Paris Presse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1968)
6. Lagarde, Michard: *Collection littérature XXe siècle*
(Paris Bordas, 1965)
7. G. Durozoi, B. Lecherbonnier: *Le Surrealisme*
(Paris Librairie Larousse, 1972)